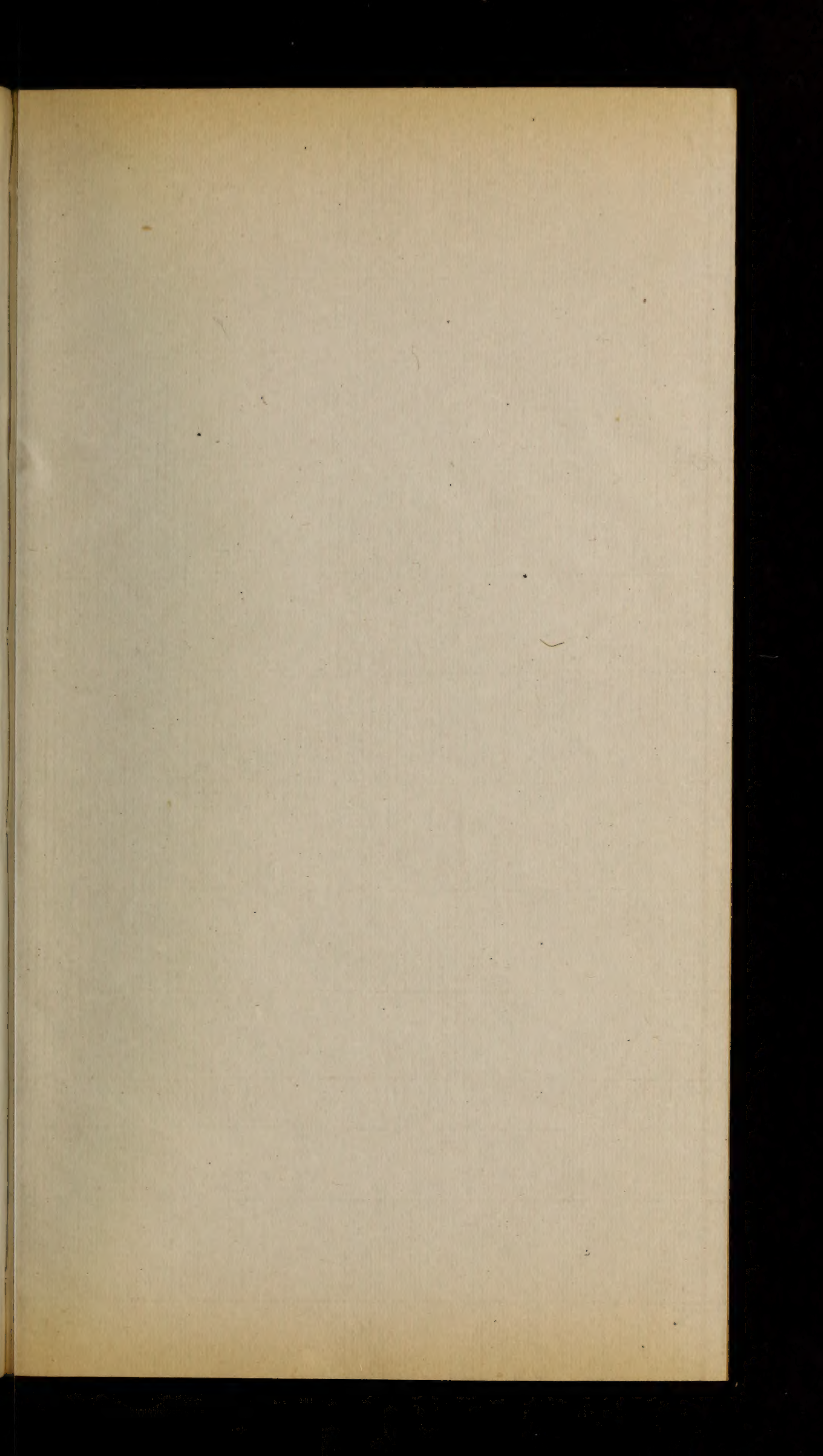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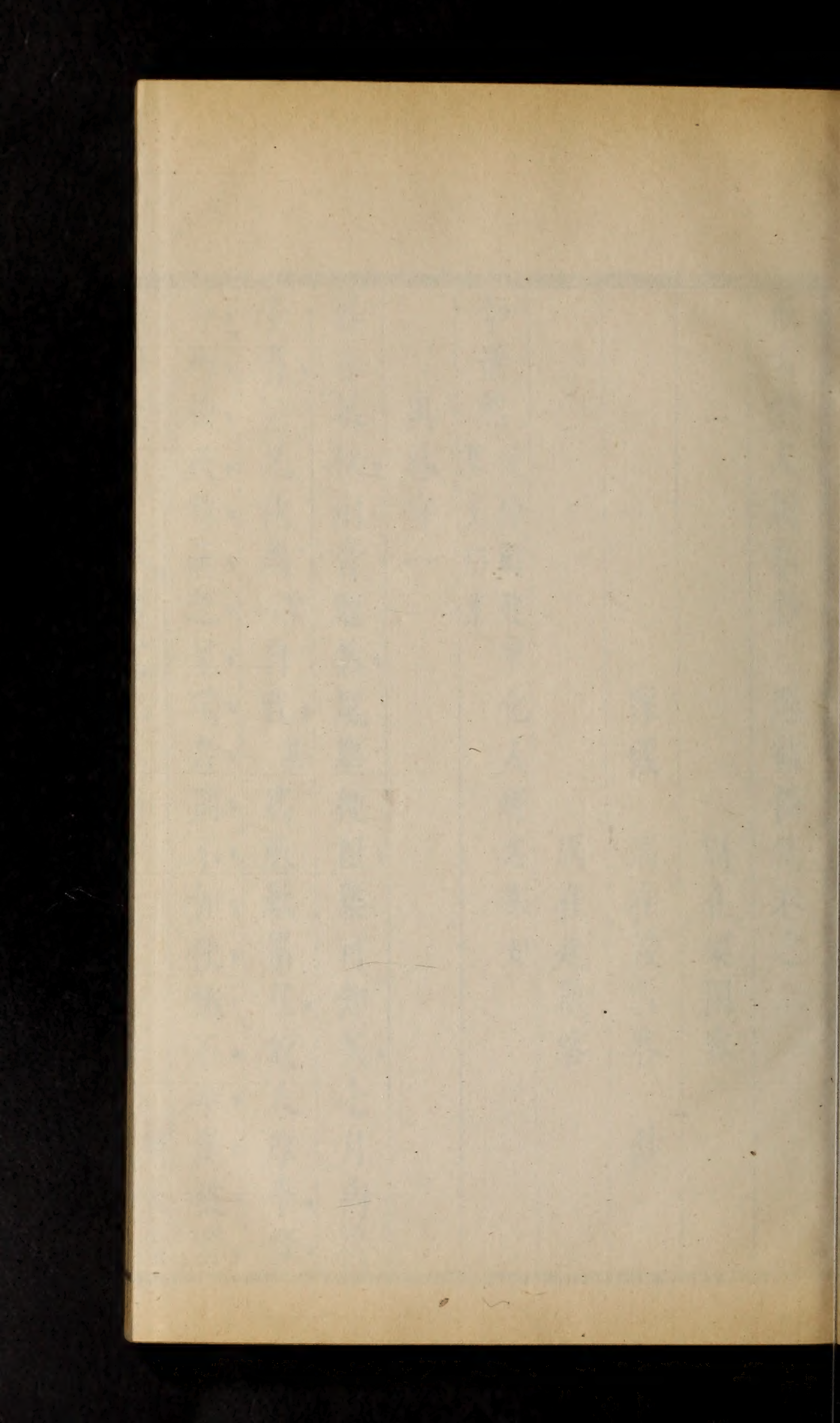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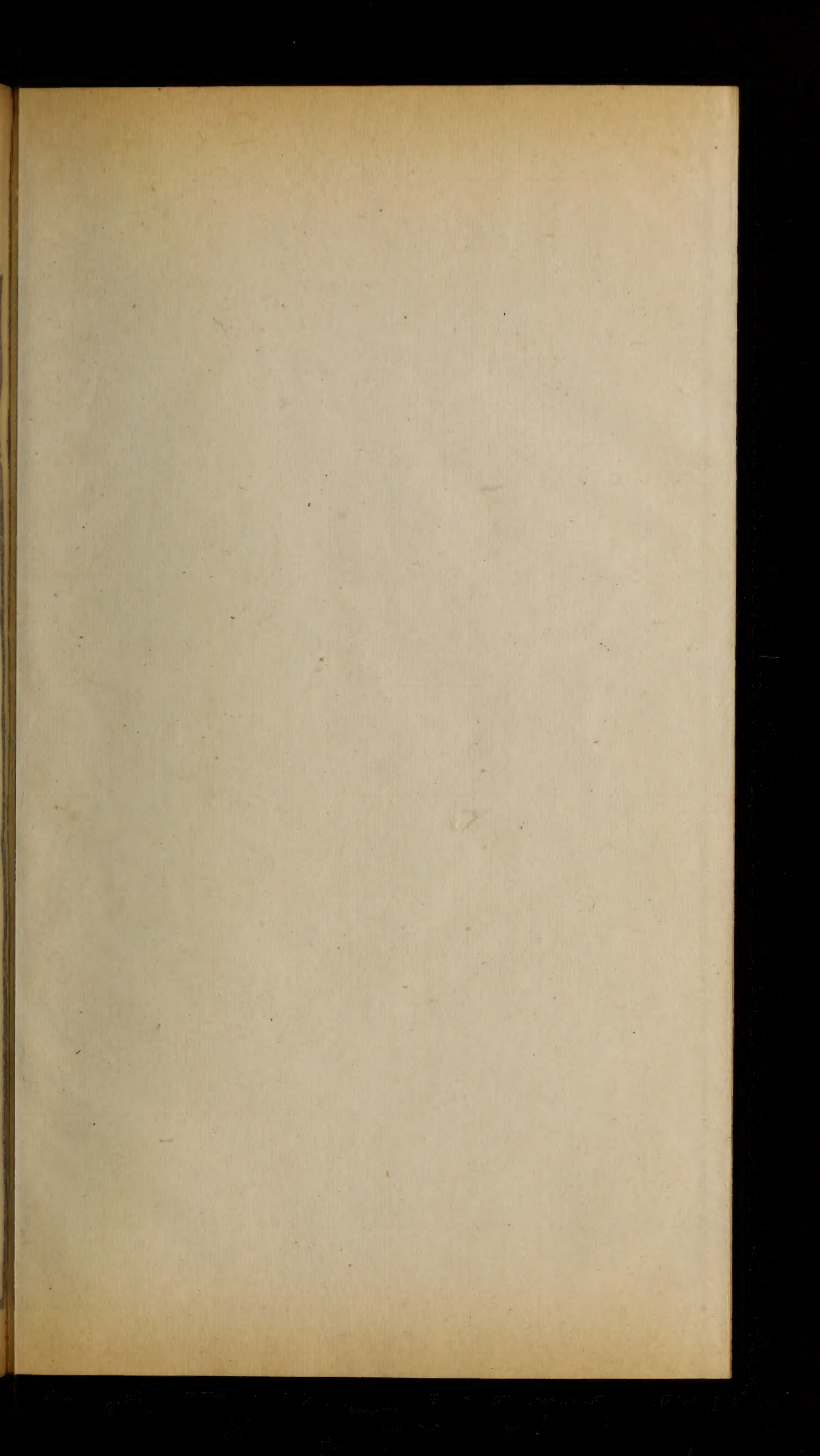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世熊元仲福建寧化人釋名寒知　寒支初集

與林守一

暮春抵秋嗣音邈然風塵梗阻槩可知矣七月內接手書云兄欲薦某自代某爲慭歎累日故人厚幸欲令朽枿敗株蒸芝呈瑞者則不如使醜石乖崖被蘚

自蔽矣某一亭如掌瀠帶溪流春夏漲潦莞鑰遂付魚鱉所愛兩株樹一莖草晨省鬱然乃慶昨來無恙殘書數冊結束如將遠行者後客踵來前客負而趨矣意緒窘淺竈下見度之以爲鄙拙也故人知我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之戒黃瓊張楷之望樊英此猶平世之常談某不爲此引嫌也黃石師四詩曾倚和之乎烽火載道絮炙皆累欲走梁山一慟無從也惟臨風號咷而已

答周櫟園先生書

相其用筆似規模佛乘家言而爲之者坡公小品中多此種然蘇則竟用佛乘體元仲則仍文人之筆也

近來主張宗門者力掃語言文字是自家推出一重障碍山也

不肖往爲俗儒今爲俗僧如失道逋兒驟入異鄉循籬傍壁不識安身何所設此鄉無指導歸宿者此兒立墳溝壑矣然此逋兒或有天幸傒有長老習其鄉言審其父母師友悉其故業呼而慰之遂於異鄉措置安穩得自成家終亦不懷故土此兒於鄉老何機何緣實亦不可思議今者道師之於不肖蓋由俗儒而識俗僧如就異鄉而安措本鄉人也顧帖括之業已腐而不靈詩賦之壇復志焉不逮然而鄉人述之先正引之卽道師亦道之如實有文行焉者事卽不

文殊曰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語言文字亦何負於宗旨哉但恐諸方運糞入不能運糞出耳以文字三昧回嚮般若須是世間好男子始得

處何遂至此乃知濕花影內一切聲聞色相悉是幻妄搆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爲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士胸洞目明意芽抽變此與雨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結習非關正覺竊不謂然使諸祖僅以不立文字立教引人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維摩圓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雖以韓原道於前歐正本於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不振者此文字維持宗教之力也今之總持文字者

尋常酬答中有此妙筆妙墨真興樣奇珍

非道師其誰屬乎。人天瞻法。伏惟珍重。所委壽言。闕毫累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韻致豈能相屬乎。勉强應命。亦自彝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別示廣搜文字。喪亂以來。水火盜賊。四經叢毀。及皈空王。益不存憶。下問付之永歎而已。要之不肖非所以程賢。亦何敢妄有衡論也。臨楮瞻溯。

答黎媿曾

粵寇蹈籍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某已辭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攜二耄。踰險偷生。烽烟

樹欲靜而風不停僕本根人心蠹不已

逼戶入視菽水無恙雖造次間猶灑然也今月耄父子影於前疚兒被縲於後號則父傷黙則衷裂同一亂離而今昔慘苦復如霄壤能不悲乎拜賜函儀乃在九月十七後此三日則不孝生辰也徂秋値此山廪不克老母猶市酒一尊剝雞子一枚瓜子一盒呼賜不孝曰維兒良辰式食庶幾視兒百事團圓宜子宜孫如斯二事也慈言縈腑美踰千駟何時忍忘今乃剪楮奠築進遠朋之錫望空而泣奠悲夫悲夫貪此食息何爲乎先母墓離寒廬五里許日常展視自

避冠來曠省越月蓬蒿鬱長狐兎縱橫造物旣奪人所生卽尋常掃塋猶多方阨阻古之卿擾豹狠扳滂松壠卽極酸楚可不謂天幸乎灑涕之餘畧展新集浮香隱秀欒棘爲舒吾汀自鄭仲賢後風雅喑啞七八百年謝披𠩄振今當以屬足下矣來書云未有名字正恐盛名累人他日欲葢不得耳三都自足千載謬謂玄晏引重之玄晏之言具在闇薄不振以弁三都不亦惡乎況於不孝五內崩摧心毫不續啁噍之響更無常聲以此冠玉謦薤蒿而倡縩絃經苴而導

文錦也觀者得無訝不祥哉重承雅命俟收召魂魄當試爲之未敢刻期以報也遇羽附謝祈鑒離憂

答雷震專

三年淵袂萬事崩裂每接良友貽言如聞雲中之瑟雖破五十絃猶畏其栗烈也風氣淒苦楮毫泫涕若或使之矣別來寒縮如蝟乞爲白額之牛亢鼻之豚猶慮不免兕乃狎虎豢狠搖九弄矢哲愚度越如霄與淵能相及乎悲哉時見楔用其才遂攖楚毒白史冊以來所未見也賢不料虎巧乃就徂今古所同然

矣承委以列傳之文生平爲叙事之言蹇澁不暢向曾爲鄉人題石未載其延師訓子一事竟怒索還濶筆者因笑追馬模班同於買菜求益自此誓不爲傳誌亦適得藏其陋拙耳然紀敘如兄韻言時見可以死矣何庸懦筆晦其昂藏使威靈叱咤乎教來　其正苦瘫旋有殤兒之變繼又婦病瀕危苦海漂人生趣蕭索如時見者今乃娛嘯雲間俯視吾徒惡業不啻彼蒙難時耳讒詩妄踵來韻獨不敢爲誄死之詞亦欲造進鬼德使幽心開悟不與鷙猛程能是　某之

珂月與弗人並時眞可瀬頑

迂愚也

曾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籍晉江人

紡授堂集

與卓珂月

三歲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聞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爲髦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況嘐嘐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

幾為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足下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足下之為詩歌為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為而相戒為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為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為之而惛然自愉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為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為是得志而不可不為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

道者也然出於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冥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意而窮愁者之所為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蹙蹙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

節虞卿當日未必如是而立論不可不如是

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翺翔而出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乎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据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羇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



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債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難不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蹤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者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足下以爲然否

與申靑門師

與情一一寫出便成至文

若稚究竟與侯師不遠

性不能諂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一筆媚人末世子弟狎於佞師稍一引繩則慍然見色雖信心直遂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其子弟旣不能善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徇則不能直行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顯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舍此則無以爲養是以載色載笑而中實鬱鬱凡此皆加疾益疾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鬚眉業已皤然矣

與林守一

獨創之言從前未發

聞足下再游吳越夫古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卽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之氣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偲偲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足下往矣

雖不以交游且以游護交雖欲不交一人終不可得也愼之哉

謝潘昭度師爲母立傳書

異撰於本月初三日淸晨蒙吾師特差馬上急足垂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使四拜開函母張氏亦歛衽頓顙謝異撰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涔涔下至謂母氏得徼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眞至之語葢自前者直指公報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

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即不忍沒琰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彤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

數折而下一語竟住章法之奇從左國諸家得來

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八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爲多宗元敘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槩見豈其人既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耶此異撰所爲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爲重也

與張友有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僕謂唐之能爲詩

說得大聲
小怪眞異
猓奇文字

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
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
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
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
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
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
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
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
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

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與至今日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今日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今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閒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逡巡囁嚅趦趄躄躠靡騁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木天遂有館閣二

不盡其辭便人自得於言外

宇橫其胸中而不得出强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紲則搖手相戒以爲判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舍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如剡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今日之詩之所以超然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吾世之瓦注明也足下工於詩其以予言爲然歟否歟

上下百年來文章雄杰應推此君

與丘小魯書

近況何似、來書謂在愁病中此二字是我輩讀書著書資本若在快樂猛徒中正不知增多少風流與會未必於靜功無損也新房稿殊少佳者此輩束之高閣旣爲得氣之人置之案頭又徒糜費吾日子聞吳人有戰蟻之戲界色別類揚旗分壘使之列陣而鬬觀其勝負以爲笑樂讀房書者正當作如是觀寓心目於猥瑣凡濫之物此亦耐煩之一法耳

與余賡之論作令

論事之文不獨難其實雅更難其辣

宣城夙稱善地風物文章足以抗衡諸國又無吳下佻巧輕靡之習益以其地介於大江南北之間故其民醇聞彼地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邑之掣肘者多未可以臥而治也昔人云十年宰相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爲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事日非稍有展布則全活者大也前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云民情吏況無復可着手處此語亦不盡然夫苟以清正爲主我能一毫不取無論不必狥士紳即貪戾之上官亦

摹寫備極醜態然實有不盡於此者

不至求多於我。弟見近來縣長吏。每直指使者入境奔走如頤指之僕隸承奉等爭妍之婢妾直指公行臺縣官備人排設直指公燕會縣官身坐庖厨蒸鵝蒸鴨口含人參獻裳獻裘手授刀尺甚而僚友相伺彼此相紿巧者求過拙恐不及予嘗謂使今之爲長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將順父母則雖大舜曾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爲奸貪故不得不垂首仰面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可省許多曲意諂媚伎倆然恃其清而傲上凌物則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

分內事藉此以意氣加人似謂一淸字而爲官之事止此無乃太自菲薄而并吾儕所以自處乎 弟衰病棄人已作山人行徑不復想經世事但願友朋中作好官行好事昔人云友者我之半身 弟謂我與友一也但使吾兄得十分行意得志擇加便與 弟自家做官何異乎

與陳昌箕

詩者其人之史也詩以述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至其地而交其人爲其詩遊其山水爲其詩以其事

詩之不必爲苟多矣

與其人唱和聚集爲其詩且入其疆而其風土之豐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於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晏鄭之僑衛之蘧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遊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爲或不得已而强爲之詩夫相見以爲脩贄之贄餽遺以從筵饌之實讌飲以償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卷矣特籌鑽核者揮金如土矣河麋徵廛

上者可以養高次者亦可以遂懶

者烏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贓汚狼藉皆羊不入廐粟不入懐矣雖重賦民流醉人爲瑞皆陽城撫字桑麻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强項之董宣破柱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觧網泣罪民自以爲不寃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而於當事之顯人爲甚聞足下將遊清漳足下故善詩而好交遊其地選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選其人選其事而爲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愼毋得已而姑爲不得已而强爲之也

陳鍾琠石丈福建晉江人 密菴初集

答張麟符

僕思學問上須尋性命不易之理次則究國家有用之業舍此俱是簡策上生活不足多也今人塗抹口耳寫得數語清通便自爲慧絕豈有太上之想或偶出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子瞻所云龍肉也

與人

老莊纔了得一二分他只說得灑灑落落其實到頭總用不着要知此中有大把握非徒以灑灑落落爲

也若涉世上他儘了得十分

春秋之事如凄風苦雨作春秋之志如景星慶雲

林之材 伯棟 福建晉江人

與櫟園夫子

公欲爲材娶婦此甚不宜於材也材之婦須自天降與庶可無親戚往來即天降矣亦必如董孝感之婦月織縑三百疋又必如謝端之螺女日日爲材留食而臨去又留殼儲粟粟常滿始足材衣食不然即梁伯通陳仲子之配能偕隱者自材視之亦尚蛇足也

鄭奎輝克韶福建長樂人 金碧集

與人

韻趣不衰達人亦多幽人之致戴月披星靈雨春郊中不減山林景色文移謝牘疑難開發處可當文字風流在以有心對之莫放過耳世間蹉跎人出處漠不關情雖日置丘壑中有何意味

林嵋小名福建莆田人 溪道人初集

與夏彝仲書

嵋不肖落落姓名未嘗一挂鄉人之齒徃不自已遂

投書於先生之前、山野之人肆其狂言不意先生能少容之一歲之中口我不置卽平昔交遊亦有相知未盡一日得之先生此豈流俗所稱知己已哉自念少長爲文亦經幾變譬之字學之家朝習子敬暮習元常求其屈折點畫一一肖似得乎偏左之地既無師授終年濡首自苦難周時從鄭牧仲前請曰文章之道如何得躋古人於是踸踔引臂刺刺不休燈青火白紛吾左右而嵋亦自喜有一言之得矣然而文采不彰聲名未立誦考槃涉澗諸詩則又淒然不能

小肖負奇材以千秋自命惜年甚少竟不得死所而遺文狼藉竟無有爲之收拾者弔念之輒爲悲愴

終卷矣丈夫得志自當日馳數百里捨馬步行相其戰鬪攻守之地不然亦須治十數大郡各盡所懷以少効其施設之方至於薄酒短歌以自終老雖云時命徒自安於無能之分耳 嵋之伏處自嘆亦旣有年語曰後時歌泣恥累君子一旦引而進之毋累先生知言哉莆陽距安昌道不滿二百秋冬之交當一過見但恐學問粗疎無爲受教之地耳

釋道盛 覺浪和尚福建蒲城人 天界禪師全錄

示室中諸子

帮德只要與人盡情翻轉習氣故設此榜樣

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今人動輒欲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真是自暴自棄為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片瓦卓錐之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遭人擯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卻也風寒暑濕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貴利欲恩愛既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

覺公開導人處最透最醒

命是存却似個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菩薩[illegible]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甦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又何富貴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與夫生死危疑能變亂其性命哉能行如此丐兒行則又無事不可爲無厄不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矣古人示三種行一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販命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

我正在行
糞草行

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惜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我之可忘矣今人有能取法一二於此者乎即知識亦須別具手眼勘驗如地理之穿海過峽或起伏隱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真正氣脉不可爲形勢變亂而失其真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着精彩始得

與某居士　庚辰

居士各人本分事不假借分外一毫也平日不係名利恩愛則係文字理解不係文字理解則係玄妙知

見凡佛祖機緣公案皆是依通識揣又安能踢翻出
屁生死窠臼顯發本分機用哉如近來江北富貴之
家流賊未亂時則奇衣美食華堂嬌妾金寶珍玩車
馬侍衛喜人呼老爺相公跪拜叩頭及賊將臨城則
求穿奴婢衣作乞丐狀住破屋用惡器損其容貌斂
其儀態痛恨人呼老爺相公何故怕賊識其富貴美
好欲索他珍寶傷他性命也即貧賤人平日喜富貴
不能得假至此日有以奇異衣服換其垢弊者亦必
叫喚馳走何故恐殺害之禍及身也殊不知賊亂時

覓得米冷

之富貴珍寶祇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最能招貪欲害人萬劫慧命世界之荒亂尚有靜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陷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城中聞解脫法叅超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惑哉

與某公

世間法牢籠麤出世法牢籠細加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礶食固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礶食亦不解脫竹

坡公點鼠賦意亦如此

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雖破壞更堅牢主人不肯打開籠自又不能撞破籠嘗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人言在籠中不能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呼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達磨奇之即曰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逼直眼緊閉鳥大悟少頃主人來呼八哥八哥已僵死籠中矣主人大駭急開籠取置掌上對人悲嘆欲埋葬之园地一聲奮然飛去青霄之上呼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

祿惠連寄書竹關曰世界爲紅爐逃在那裏去不如香烟上盡

出籠計若非忍死吞聲這一場安得我絕後重甦輾飛去公等天資奇拔如好鳥毛羽音聲令人可愛所以不求入人牢籠而人千謀百計必欲捉入牢籠也使諸公以愚魯自晦收神入心如死猫頭自無人著價何知希之可貴哉

與某公 癸酉

昔在麻城與李孟白諸公聚談梅長公曰請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在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而救濟之將來畢竟如何底止勿以機鋒見示幸明

善談禪若知演小說則善作小說者亦是談禪

自一提醒之予亦好笑乃以予作様曰太初之時如一錠大圓寶相似梅公疾點首曰開口便說紗了予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及斬碎來用却塊塊是精底或人見其太好乃過一道爐火攙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尚可用再過第二手又攙一分銅是八成了及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子氣矣梅公曰然則如何處之予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煉一番使那銅鉛鐵錫都銷盡了然後還他十成本色也

欲免造物
毒手須受
和尚鉗錘

梅公曰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予曰不下毒手則造物者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梅公與李冢宰諸公相顧曰噫不知我輩還有能跳出此造化之爐錘否

以介曰聚石點頭待月取影何如呼起古人裏我批斷

原評云余讀史數十

與某

古今文章之士似與道德性命無甚關係然而往往有爲乾坤吐氣若無此一筆便不能使千古英雄一段精光永永流傳於天地間此誠所爲不朽盛事非虛語也如太史公文章第一不必論論其傳項羽一

年來未有拈解及此者可以使項將軍下拜龍門生叩首九原也

覺公數讀惟此首不屬禪宗然禪宗正復在此

段昔人謂高帝大風歌與霸王垓下歌各自寫出帝王興衰氣象。益謂其語足並也。余獨謂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此際亦何暇更作歌詞。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首二句轟轟烈烈。感憤千狀。是造物之逼殺英雄。直使風雲失色。而天地無光。後二句怨極悲極到此處。僥他蓋世好漢。至於無可奈何。只有一悲憤以作結局耳。此與下文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一語正

相映帶然後將英雄喪身失命時一段氣槩譜出全神而文章之事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矣

與紀伯紫居士 甲子

杖人嘗與梅長公云真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真無骨性人被世界磨滅如此世界在吾子亦可謂備嘗其風味矣可能謂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者乎果遮世界能磨滅其人乎速須猛自提起勿一差二悞尋救手不着也如作巫師人要去捉鬼先要有藏身法使鬼捉我不得則可自古未有不立身於不可勝之

地而能勝人且不爲人所勝者也立不可勝之地是何地乎早不尋此安身立命不爲生死所使處終無以自勝也况我期子有向上事在可不破釜焚舟以自圖之

陳　衍　磐生福建侯官人子涓濬潤泳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

答徐存永

文章書畫於才法雙擅而後有光燄既有光燄又欲其老且拙焉方可傳夫老且拙者非黷然禿喬齟齬之謂也第就光燄中磨洗一番去其剩字嫩句而已

樸棗用剝字極古雅剝落也

此術點綴是編之意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吾兩人日日促膝。便得一吐衷曲。不少廻避。作者忘其工。觀者忘其陋。相知在形跡之外矣。

答方道衡

聞欲注春秋繁露。此書氣魄不似西漢。六朝人好僞書。或其一也。然注疏極難。如仁兄之絕學則可。不然豈能措手。蓋海內民俗風土。皆當蒐質。不但經史綜博而已。王荊公注豳風以八月剝棗爲剝其皮。後過鍾山見民家以杖撲棗。索悟其非。洪慶善注九歎。以

橫鍾爲簫鍾後有蜀客以廣韻示之始知橫擊也與
上句綰琴正相對蓋緣原文字錯而謬承之也朱子
注伯牛有疾發許多腐論亦身未至山東不知北地
人家炕床皆置牖下者伯牛所居未必寬廠牖下臥
疾夫子即自牖與訣時當遑遽情勢必至耳若如朱
子所見覺聖人舉動費無限周折豈非隱怪之流亞
乎此四方風氣皆所當知而本文亥豕尤當讐較若
夫李善精詳不無遺脫師古警厲乃有重復故注書
大非易事也至於郭象注莊劉孝標注世說酈道元

注水經皆另出機軸妙絕今古或倣其意可乎承開誠下問篤至感人謹陳所見不敢隱藏伏惟鑒亮悚息悚息

李陳玉 石守謙菴江西吉水人 退思堂文集

與友

士君子亭亭矯矯要爲人所畏無爲人所鄙夫鄙何來持身之茍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

示子弟

提管控絃不過貞烈之門囊金韞玉不入蕭齋之室世間汚穢之事猶牽耳邊者必我之質地未淨故使人猶得而意之也臨深履薄可無惕然

與門人

初入仕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薰心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進可退可大可小可卷可舒可榮可寂將焉往而不得哉

復朱爾兼

我輩生性喜著書著書又苦無殺青之資所以日就

散佚使天下後世快心人恨不一見亦缺事也僕弱冠時曾有數種書思得一當時之士爲之行遠而開口告者百無一人積漸數年原書俱亡矣筆談墨藝頗無虛日不自愛惜隨手飄落化爲酒家瓿甚多項見尊刻觸我舊時之痛極思以此身作當時妄想中人爲台兄一了此債

與人

若予舉事無爲人所激孔明適吳知孫仲謀可以言詞動也故詭其對而仲謀砍案矣若夫公瑾則不然

公瑾迎幹一語已逆折其氣幹留連宴飲終無所言心折公瑾矣稱瑜雅量高致公瑾不爲幹動幹反爲公瑾動也

蔣幹往說無從開口還謂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動夫曰雅量曰高致必非言說可知魏刺客與先主語見孔明踰廁而走此豈有聲響之接哉眞氣相遇姦形自漏子瞻乃備載公瑾蘇張諸語以爲蔣幹折服在此也蓋亦謬矣夫惟言詞難動然後不爲人激不爲人激然後幹事貞固故雅量高致不過沉著堅定而已

與孫武遷

相文之法雲漢忽熱北風忽涼儵然而接見其鬚眉

冠服焉十行之外見其寢處知其嗜好焉是故能刺我矓者其人魁杰能移我情者其人俊遠能約我視聽者其人賢聖物之相遭在乎無意而意動蘂賓之出爨下之響我之忽熱忽凉是其人之天相遇也余嘗以此相邦國之士遲速不同十射而九中焉夫天下之大天下之士之衆法亦應無踰此者矣

與人

范文正以天下爲巳任一邑之事有時尚不能任安問天下哉客曰范文正亦只作秀才時如此此言雖

誰令人猛省

與陳敬輿

代而晚今士鮮淳訥浮夸自炫譏刺爲能尊已而卑人黨同以伐異是故言名士屠沽市販也言社探丸擊毬也言詩言文長竿遠牘也言派頭言門戶渡江之道人遝夫之女子也甚而恣肆刻核一切妄作野史邑乘雜記條考種種無忌口舌示雄尚不識尊親字其爲處子也諱制諸姑他日爲婦也必賤惡於諸姒矣若夫淳訥者不然其道反躬其神內斂視天下

之事之難不敢妄說也仰視屋漏自識者多也行無一寸喙長三尺所必耻也胸未忘利欲而高舉仁義所不敢也內行多缺而言性命言氣節能言之鸚鵡登場之咢國也一畝之宮不治談經道濟數他珍賣僞方也故取士於今日必以獨行無瑕譽者貴以墨墨無口匏者與而其人之文之品亦大略可見矣

示兒

凡人氣象語言必要與從前絕不相似乃爲變化氣質如伯恭之卞急忽然和緩周處之強暴忽然沉摯

家塾各寫一通為子弟座右銘

若舊時氣習一毫尚在仍是鷹眼可憎狐尾未[illegible]
此有四鍊法一遇熟境作厭離想一遇熟人作恭敬
想一遇熟事作莊重想一遇熟知解作劣惡想

與朱吉人

讀此則臨文下筆時先須自問是何等人有功名教之言

弟嘗謂文章一道惟三種人五臟六竅便於溜流其
一為孝弟之士天下至文性情而已若夫至性至情
吉祥所集天可老聖可孩鬼神可泣六經之作大抵
皆孝弟之流液也其一為謙下之士和順積英虛聽
多聞師友所集百川咸歸黃中所以象通理柔嘉所

以咏清風葢文爲風性巽爲風鑰謙者巽德之光華也其一爲眞素之士巧者氣僞可驚四筵未可以驚獨座奢者氣淫風雲月露取之外至而內流者不出陶淵明韋蘇州不過一眞率耳然困千古學人若反舌無聲豈非濃可至淡不可至乎是故君子清潔以養神廉靜以治氣躬修德行以實其言而昌明其理不求爲文天下之至文生焉足下於三者備矣

示兒輩

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皐師座客有舉鄒先生別號

後生小子
不可不戒

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闊
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其人
一生人品事業無規矩準繩可知時子亦誤舉前任
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
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輩之稱
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
心服長者忠厚之教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
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
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尚有書字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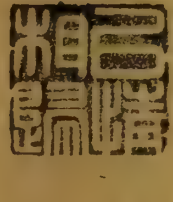
今人文字動欲占地步讀此愧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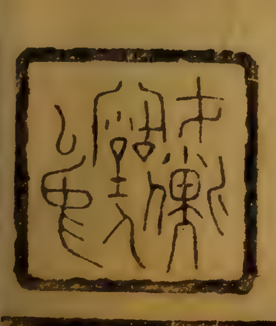
何必傳之業徒爲長厚所譏爲記此以戒爾曹此輕薄之習願汝曹無相効也

復葉臞仙同年

作吏至今日豈但牛馬弟磽确之器襪線之材兼一退休一廻痛哭向時作秀才恨不得一宮事主今業已事人之事而懷想虀粥時風味有如隔世望松菊圖史真天上之樂也

結隣集卷之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徐　芳　仲光拙菴江西南城人　遺稿

答錢牧齋宗伯　辛丑

屢日俗客在寓斗室喧沓欲一肅奏記不得間復承寵集文席親切得以備聞古學矩要當世大事歸來惝怳若捧盂水以觀滄海握拳石而指華岳既喜得



見天下高深之至擴其胸眼復俛而自瘵嫌其細瑣之已極也僕少負薄志壯罹多患摧悴連蹇迄歸墮棄雖有讀書懷古之思而生長僻隅數罹兵燹典籍蕩盡腹枵氣餒[illegible]竭無當世鉅公名人相共揚激開其黷罔指[illegible]循拘鄙日復一日其懷往切積獨欲一進于先生者[illegible]先生之學非近代一切文人之學而僕之所取鏡當在是也而先生不加唾棄曲意引接嘉言屢錫稱許過當此豈以其不足深教例答之乎抑僕如是之文乃遂有當于先生哉小

善寫細事
筆筆可愛

兒之學步也始而寸移繼則尺徙若前若却一蹶一起幸而數武之遠偶能自致則其長者且拍手讙笑撫摩獎借探棗栗而競擲之矣非步之善止此進止周旋之節小兒未暇及也幸能是是亦足矣其所未至姑徐之以責其後也先生今日之所以進　僕亦猶是也僕雖不敏安敢不益勉焉以求無愧於他日也

答竹關禪兄 庚子

接手教云本師浪杖人訃至必往舉禮弟竊有惑焉道兄名高天下而天界道場喧沓非幽貞秘息之地

莫謂出世
學足便無

雖大賢坦履萬無他慮然鴻飛冥冥是我輩今日事竊以爲袁閎土室不應築於鄽市而彼烹芝餌术者入地肺何必更過咸陽之都也古弟子之於師命曰心喪時地所隔爲位而哭足矣不必趨方外之禮又當有脫於俗內者道兄雖日受具浪師而浪師高足滿江南高座拄拂半經付授此番訃報張皇趨走當自有人奚必道兄之至而後禮可舉也夫名之所在忌亦生焉今天下畸人十九歸佛本欲借以逃名而名之所趨得佛益躁又復有淺妄之輩揚詡之間擁

荊棘正爲出世舉足偏多荊棘也所規極正

意中便入趣

夢萌伏將來不少私心議擬道兄今日願且爲淵明勿遽爲遠公也弟且不願道兄之竟爲淵明而遽爲遠公無乃失潯陽本色耶道兄謂之何

與林孔碩 乙巳

弟生平百無一長獨堪與一枝遂臻神妙亦如涵齋之畫其始非以求食而卒食焉是天憫其窮使不遂至於困絕也涵齋之糊口以手弟以目所謂近取身尚賴有此也

答劉子淳書 癸卯

在他人有萬分不能及處人高其才華我獨推其身分

道兄不罪疎濶教命辱及惓惓偲偲非道兄無從聞此語然就中委曲亦有難已於一言者如來示所云寔皆影響不知心之語其最可笑則權子母一事夫所權子母者非以貧無可治生而藉什一之息以自給乎此於事誠俗然生之不可不治盡人然矣石可點乎字可煮乎吸蜂可成飯嘔絲可供織乎而子敬之囷可常指仁祖之食可常乞吉則奉母之粟可盡索之范仲淹卤則欲舉之喪可盡仰給於故人麥舟之恤乎若然則必化膚成羽使無寒化腸成筋使無

餒化妻孥僮娣之屬為陳仲之狷黠婁先生之介烈
却衣食以死無怨讁而親戚友朋賓客之至者以壓
飫塗羹飽之吉凶婚喪盡出囿中之種壁坪上之種
金應之而後可又不然則去爾妻子絕爾朋友癈爾
歲時享祀男女婚嫁子立孤往以吹道上之篪趁木
蘭院之齋鐘或庶幾耳而不然者稱貸既不可常于
澤又非吾事幸有杖頭之贏額中之息與衆權之出
之原非强人收之亦非踰分不猶愈於仰面之勞叩
門之蓿乎弟今所苦正以四壁僅存無子母之可權

忽歸大道與學問人真經濟人語但恐安石之新法藉爲口實耳

耳非權子母之傷潔淸而遂戾於道也周禮一書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所列財賦之掌十居四五大學明德修身而生爲食用於平天下之道三致意焉太聖賢之學切近人情而有濟於用如此彼以財用瑣俗不宜言而束手坐困者此迂儒之論所謂遠於事情者也然 弟實無是也自昨歲青氈方盡之後復有先兄小女舍侄文侯輩之變骨肉慘急詎無坐視前後襄助動費不貲生平未遇眞仙無擲米成金之狡獪無張燕公冥中之數十罏爲之鼓鑄錢幣

何處得阿堵間物盈溢筐篋而子之母之責息甚急之說胡爲乎來哉甚矣小人之妄誕不根好爲謗誹如此也權子母治生之常貧士爲之不足笑獨怪無其實而竟濫其名也

答黃石菴侍御 甲辰

來教諷繹數過酸風凄雨颯然而集不但披示所及卽諸未及亦能以意會之嗟乎吾輩于今固天地間一種苦物如蔬蘗果鮑草茶木蘗之類賦質已定不可如何者也然以數百年滄桑僅有之遇鋒鏑豺虎

非油爲之解實足如此憂苦中讀之令人心氣都平

風霜剝蝕之久摧殘螫嚙不可數紀而吾兩人一息尚存吾兩人之家亦尚未至盡罹慘厄即此邀天之庇多矣其他艱難窮窘橫逆挫頓種種之遭皆分所當然無足深詫者也道傍之李其得免於寸寸折摘者本以膚骨酸澁不堪咀嚼之故若必與上闌朱櫻驛騎丹荔爭榮競爽不但乖其故性而珍玩之下齒牙隨之其禍乃滋甚矣且我之不能爲彼猶彼之不能爲我也弟所以易悲爲愉而轉以爲石菴慰也

答蕭明彝 戊戌

嬰兒落地便哭想亦爲胎苦耳

明彝今日拂且亂矣然彼蒼深心吾儕夙植皆於此徵明彝亦姑取爲動忍之資可乎夫動忍之資何不可怡然受也宗不云乎瓠苦連根瓜甜徹蒂吾儕今日既不幸而爲瓠矣以苦胎苦其數固然雖欲易以甜瓜之甜其可得乎則謂今日種種之不齊皆明彝茹荼之根滋而蔓之可也以彼易此尚當不屑況甘如環安見瓠之不爲瓜也東郊佳勝神往已非一日但寵召先期反落色相倘山中猿鶴不以俗駕相擯松下露葵當隨便爲明彝飽之耳

尉公之言是實話不是哀語然實話更哀

寄王斌爲孝廉

往范堯夫麥舟贈友一事千古稱之以爲不可幾及然彼自具故人之喪耳使非曼卿亦未必然今 弟輩以傾蓋之身而得比於曼卿之列使生免吹箎之困歿無委壑之憂此等高誼視古人不更有進乎陶元亮乞隣得食便以冥報相期 弟於今日當何所云

寄張武仲年兄 戊申

讀手教爲啞啞笑不得止崑崙層期之國有大鳥焉飛則遮日能吞食橐駝海上有虎鷹焉其身若牛能

世人便欲于筋上割肉

飛捕虎豹彼其道遇鷺鷥雖衆數十百輩尚不足以充其一咽肯碎碎焉嚙其脚間之筋肉乎鷺鷥幸甚而割之者又廉甚也然今天下肥皮厚肉之人不少而吾輩一二兄弟受骨偏瘠武仲之窮既不能保微肉於鷺鷥脚上而　弟之拙復欲削餘金於子午針頭可笑亦可悼矣此間旅處六月山水間無一錢之人曾有自嘲詩云生計世已無誰能爲死計青鳥飛入雪看來是白的舉向武仲亦應啞然笑也

與其上人

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今號爲大和尚者紛紛語錄自記自刻若惟恐人不販賣者異哉

大和尚可以已矣

寄沈仲連年丈

遙悉近履安坦吾輩今日即此是福若環堵蕭索是本色亦即分內緣難死之心易露之骨直是生成窮本領如苦瓠根終不能結甜瓜蒂　弟別十八年種種艱虞困辱淒冷險阻之遇分之十數人尚堪銷魂喪

魄若使蘇齊作總裁范丹梁鴻諸公為分校舉放天下窮人榜弟之名次不落三數下也

寄張蕙嶸副憲 丙午

方寸灰冷遂有土室袁閎之志而塵債煎逼擔亦未得遽釋支應疲苦湯火等困計無復之惟子午一針可以資生逃俗兼義在食力人已兩無愧也已擬新秋發棹脫籠健翮大有雲霄萬里之興南北東西無向不可往時名人方伎寄跡不必精專如子陵之釣豈在豐魚伯休之藥未必瘳病其于致趣蜒水點綴

仲光不仕高隱以堪輿自名其志足哀然其術則尸蹀躞

而已若弟于此道好之既出于性諳之又微其微不類高人之寄跡游戲受其直而怠其事者有士如此以充今日之堪輿先生蓋亦可也弟與足下不得言者六歲矣而舍堪輿外又無可言之事滿紙蔓絮輙復如此足下應爲一笑也

與周櫟園同年一

兩日小有人事往來賜到字觸燈下細讀盡數十紙如雨之汗如雷之蚊皆爲忘却昔人讀書獲一義如獲一珍珠船櫟園錫我何多也天下大文章無着奇

倚先每一
札必以韵

處從來異書多是零碎本子大禹山經司公爾雅荒
唐瑣屑古聖畢收之矣不可謂識小非道多學而識
非學也弟嘗擬輯一書名曰字貫自說文正韻而外
凡奇詭諧合與于聲音點畫之數者無不攈采零標
碎撷大畧皆楊文公稱被之屬而義類稍廣于不給
目得櫟園是書便覺可廢即不然直作一賸錄生已
坐得六七矣其快且何如小序佛頭之糞驥尾之蠅
一懼一喜兩念方戰未知其孰勝也向屬文選序擬
上枯腸獨腕豈堪叢笑不敢如李夫人覆面到底者

語結之曰是晉人風致

知櫟園一見即棄之也

與櫟園論字學

生平資性淺僿不能讀艱深奇奧之書而尤荒于字學如字母說文諸書每一展卷頭輙涔涔痛不可忍因遂置之以為字取成文達義理適于時用而已不必點畫微細盡合于古楊修得尚書古文書訣刺字並皆用之當時稱為怪人夫尚書古文已不能通于漢魏之世況今日乎如必取數千年前之古文原委與今文銖銖較議若者合若者謬則周冢玉文八十

近世方爾止顧寧人亦有此議

字合李斯叔孫通兩人僅識其十其不識者亦已多矣而顯節陵之科斗書以張茂先之博物竟不能辨秦周晉漢相去非遠而書法懸異則已如此又安見文之今者爲今所謂古者果遂古乎世儒胥屑以上世遺文評議天下之字而責其必合者亦見其不達也故嘗竊意字學之妙不在正詁而在旁通正詁前人已詳無庸以碎益碎旁通觸類引伸其蘊甚宏其用甚大吾輩讀書識字固當于其宏且大者求之年來字廣一輯意頗在此櫟園已先得之照乘之珍出

予嘗云介甫字說定有可觀惜哉其不傳予雜見于諸書者僅二十四五則耳

矣草際飛螢亦奚以爲辱下問愧其無以應也因又有積疑未剖者字畫如易離合變化不可典要往往于正詁之中寓旁通之妙如夢刀得州失禾增秩之類約其大旨不出象形會意數者之間推此卽水皮爲波三牛爲犇其說亦似未可盡詆謝石生宣和靖康之季介甫字說盛行于時其學未必不出于此惜其書罕見不得其全本讀之以考其得失也妄意介甫之謬甚多不在字說後世之苛求不已者正以當日崇重太過而蘇黃諸君之筆舌夙爲天下學士之

蚰蟉其說字字令人首肯

所傾鬶一經拈別嘻笑之傳甚于怒罵介甫之徒雖百十手口固不能與之爭其廢焉宜也若論介甫之精心博識著作無不工者未必字說一書偏僻紕繆其所以爲說亦固出于六書之中至于支離穿鑿即許氏說文亦有不在介甫下者而世奉爲金科玉律介甫之書世無見其全者徒以一二字之沿襲指摘句讀小兒語及字說便加排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此語從不敢聞以櫟園胸具千古因以其所疑質焉又不知是書于世尚有傳乎其旁見雜出櫟園博涉

出仲光手即尋常語亦往往引人勝地、

之餘亦別有所得焉否也旅舍喧沓心緒復當潰亂小序語不成次聊以恭命發笑而已

與櫟園三

文選序欲待數日閒靜之力淘汰胸次使脫粟之麤差堪比于麥飯豆粥之列而時日無多復不能得潦草供應竟成半米半沙之炊而已不知年翁竟吐之乎抑將轉付庖人去其沙以進乎載觀古人爲文一篇止論一事不更以多端雜之故其言各有原委而開闔變化一論自成一局近世爲文不察其指之所

在惟欲其多論文則必兼其政論政則又須其學過情之譽浮蔓之言錯然並進而惟恐或漏譬之村僮召客攢果集盒千家一色不待其出而逆知之故文品日卑而不免為識者所賤反不如夾雜之沙雖棘齒而尚不至于臭腐也年翁生平在人耳目即文章一事揚扢有不盡者煩引肆及推一漏萬反恐真至之言等于倒套故盡刪之年翁深于古當不病其略也何如

寄答壽昌卓公

今人秋興必不敢作七首九首亦大可嘆

大詩日臻高潔楚歌十首尤蕭然遐寄但愚以爲首尾二首似在可闕以其首尾太分明也且足之即十止于十而闕之即一首中各具千百首則奚必十而十之乎古人之詩有如是起如是止而人卒不能尋其所從首尾者此眞能起止者也謬意如此幸勿狂而笑之

答西昌泰令公 甲午

古名臣之以循吏顯者莫盛兩漢史冊所記若于曼倩朱仲卿何君公卓子康此數公者皆以守宰致位

公卿然當其時聲稱之所以烜赫於人流及後世者不以公卿之故而以守宰則是守宰之所獲不遜公卿也而黃次公爲丞相或以爲功名反損于治郡夫郡守之不敢與丞相齒也亦明矣寵極其重在此不在彼今門下處東海桐鄉之地而力行叟倩仲卿數公之事則是數公之名與實門下恣取之也斯其所得較世之寵利祿祿者果孰多乎而他時雖位致卿相一如數公人之稱之未有不首于今日之西昌者也夫道在我者也利害禍福在天者也古來端人正

信哉有命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士孤行一意危言勁節冒人主之忌犯當塗之怒卒能以功名老無纖介之累者時時有之而彼喔伊諾世者乃或失焉天下事豈盡知計所能及哉漢武之世誅責數及寵倖而汲長孺之抗戇乃更見重以社稷臣稱繇是言之利害禍福信在天而非人可必也

陳弘緒　士業江西新建人

石莊初集　二集　鴻桷集　遺稿

與曾堯臣

堯臣足下僕與堯臣交二十年矣南浮閩海北涉漁陽上谷齊魯鄭衛之墟東過錢唐歷會稽足迹幾半

好文字

天下求其嶔慨俠烈如吾堯臣者指實不容數屈不獨其人難遘已也文之高古靈秀義味無窮而變化莫測使讀者如對左國檀考馬遷韓蘇諸書則三百年來吾猶未敢以六七計也而況於一時哉僕然後知曩之期待於斯世者過厚而人與文如堯臣洵矣其未易卒逢也嗟乎如堯臣而尚困於諸生主司不以目迷方叔爲慚同輩不以黜落劉蕡爲耻而知堯臣之深如僕輩又復屈抑蓬蒿不能効孔文舉之論盛孝章山巨源之薦阮仲容而坐使之窮愁於螺江

龍洲之間天之生堯臣者何心而阨之者何意操堯臣之予奪者可以慄然而悔矣

與張天生

宋文鑑尚批閱未竟不欲草草成之誠以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宋之謝疊山眞西齋近時之唐荊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爲批閱其批閱亦即其著書之一種也若其草草塞責漫加之以點抹議論則是古人之精神反因我之點抹議論而湮沒矣夫點抹議論本以顯古人之精神而其弊至於反

若細論之無論批抹即一點亦有難下處

使古人之精神湮沒則不如去其點抹議論之爲愈此弟所以遲之而不敢輕耳茲因小价孫金陵至閶門附此轉寄不盡縷懷嗣當再悉

復濟仲

濟仲尊兄足下仁兄之端方俠烈弟月中真不多見也睽離以來弟夙疴大作邪火宿於三焦從臑會騰躍而上貫於顱頗如焚如灼如烟之迫於甕缶如沸湯之陡潑醫者投以黄芪甘草其勢益甚復以涼瀉諸劑進之亦徒奪人衆穀罔有少効今且五十餘日

譚之尚令人朶頤

矣坐是杜絕酬應避囂厭原山中庶幾需之歲月冀可霍然也承示勾章海錯　弟聞之饞涎委地即擬扁舟東來飽啖大嚼以果生平茹虀食茶之腹復爲賤恙所苦言之但有朶頤雖然　弟且有海錯於此嘗試展仁兄佳文讀之其雄偉也則巨鰌之鼓鬣爲山飛沫成雨其桿勁也則蛸蛑之鉗螯鬬虎鯊帆之乘風銜濤其綺麗也則丁班之陸離魴鮮之五色其奇快也則江珧柱之雲腴露膏蠣房之脂凝霧結其鮮秀也則車蛤之美舌白鯽之雪形　弟朝而饔夕而飧未

嘗或離去之仁兄有以悅弟之心更勝進珍異於樽
俎之間祗以悅弟之口也且夫蜃市鰲蜂龍宮貝闕
變化千萬蕩心駭目者仁兄之文靡不俱備又何必
舍此而別求東海之大觀也哉弟把佳文以當臥遊
焉足矣

答梅惠連

捧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窈折也仁兄
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遇而弟請即以神仙之事
復於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

從一端推出無限層曲黍米中具許大世界絕世奇文

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躡雲御風可也即不昇于天而巖棲谷處亦可也何者彼其爲仙者固自在也其所以爲仙者何也仙之道在于得丹而丹之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日魄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黄八石之類皆丹也然是數者之類非即丹也烹之煉之融之合之而後九轉七返之神物見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則雖有是數者之具而丹亦決不能以成然其不能烹煉融合也而其爲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

望如車輪轉又復飄颻欲仙

爲丹者異於是徒習聞乎日䰟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黄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僞採之而僞造之而亦以號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殺人者否耶設使其人別有傚詭幻妄之術足以拼空虛而凌閶闔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夫劉安之雞犬其所舐啄之藥器此眞丹也非僞也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雞犬亦仙其雞犬即不昇天而已成其爲雞犬之仙至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亦嘗

二段一應前

象外奇觀

附安而昇天矣然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舐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内羣而効仁兒之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兒之所爲丹法乎抑徒舐啄於仁兒之藥器而爲仁兒之雞犬乎抑又僞採之而僞造之乎無亦僞採之而僞造之者之多也彼以其儌詭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眷儔生之徒幸而昇天寃至沉淪銷滅與草木同腐其不足以語於仁兒之雞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參之輝

法生於氣固無一定之法漢人之文若無法而氣脉隱隱相屬此深于法者

映古今此仁兄眞丹已成之候也排空虛而凌閶闔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

與友

古之善爲文者內有巳足乎巳不得巳而後其言隨之故其文有餘於氣而無萎薾不振之憂氣有寬賒急促而法生於其間班孟堅蘇明允曾子固之徒法主于寬賒一篇之中往復詳贍而人不以爲冗左丘明公羊穀梁之徒法主于急促峻潔自守絕去支詞而人不以爲滯其他如司馬子長韓昌黎出入于二

者之間而並臻其與是數君者雖其所得之法各有差殊而其氣之渟滀蘊崇汩汩然探之而靡窮用之而莫殫則自有文人以至于今未之或異也舍氣而徒求之於法其短才者既有叔敖衣冠之誚而無才者或不免於刻鵠畫虎之譏然古人之規矩尺度未嘗不存於其間也今之爲文者吾惑焉內無所得于已而外欲有所飾以欺於人雖取經史子傳之語拼比櫛次竊割以附於篇章之內及循首尾而觀之或前後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跳倒置而冥然罔覺蓋併

古人之規矩尺度去之以至於盡而其於質[illegible][illegible]
之際求其氣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于其[illegible][illegible]
應乎其終郊昔人所云者豈可得哉夫今之為此者
乃不古之譽而非過于學古之譽也而世之小儒曲
學反指為足下及江右之流弊不亦過歟今足下之
文與江右之文具在足下所云原委次第瞭然可循
非虛語也而小儒曲士不察而槩譏之因李斯而罪
及于蘭陵緣宰我而併憎乎洙泗吠影無端彈射四
及此則　弟之所不解者嗟乎盛衰相激理勢宜然易

俗回風是在足下大力挽之而已

與劉懷峰先生

仙者適性之名耳凡自適其性而不役於塵俗鞅掌者皆可以仙名之而適性之樂惟隱逸者得之爲深夫其仰而登於高而挹攬之無盡也俯而瞰於深而溯洄遡遊之靡窮也烟雲之與浮沉麋鹿之與出入較之軒冕組佩逐逐塵俗鞅掌者其爲樂也蓋不可同日而語矣則其以許由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而日之爲仙宜也然是數人者其於隱逸之事皆生而

細思嘆老嗟卑其失也倍

身之彼其視軒冕組佩惟恐不脫去爲快故能自適其性爲獨深至於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不得已而後托之隱逸其於軒冕組佩固未嘗一日而忘也雖其托之隱逸而無聊不平始甚是故憂憾憤懣怨恨思慕之心戰於中而是非毀譽炎涼升墜之態怵於外彼其仰而登於高也峰巒若爲之增其潦慓俯而瞰於深也波濤若爲之助其勃怒衝涌烟雲有愴悅之色麋鹿盡蕭索之羣是其所謂山水者皆其焚和滑真之具也又何適性之云乎然則隱逸

者雖可名之以仙隱逸而無聊不平者其去神仙之道遠矣惟其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而又能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感以自適其性者斯真隱而仙者也先生殆其人乎

與友

僕生平無他嗜欲聲色裘馬間涉焉而未嘗好彝鼎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返惟圖史爲然雖其所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説瓌文秘冊笥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

稍備之矣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人學

歲頗留心焉爲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賈積至

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祝融數十年來訪求于

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爲灰燼家大人進孺子教之曰

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清妙而

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爲吾有況

其他乎　僕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爲我

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躭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

頗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之故其所聚

全體八大家出筆卽是

斂蓋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乎即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畀之豪家大族乎即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畀之豪家太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也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卷焉而亡宋弘文之二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君之尊威殿閣之崇邃守之曾不能一瞬況以僕之瑣瑣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遺家大人之

戒真戢之甚者也然僕之所藏者僅以自娛耳他非所知也

蕭士瑋 伯玉 三莪 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復錢閣下

完刻藏本不肖雖有其心每念出世希有功德必副托於棄願再來之人浮屠合尖不能不望之於兩足尊矣先經而後律論較正必屬名宿一一謹遵台命容臺一園悉皆道力莊嚴半山平遠非所敢望夫生天宮者以得聞鼓音即為福緣況身兜率內院而敢

伯玉尺牘皆有味外之味韻外之韻

以狹劣自棄乎某有惟力是視以不負尊委耳

與楊寨雲

兄高臥於無伴塢弟浮沉於南容臺執迹有行藏之異通識無隱顯之殊遠志小草各局所安均未能得之濠上也經云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苟能按指發光則無處非游刃之地矣我自調心亦止可與兄道也

與田中丞

道上逢小汪青衫欲濕宛似白公聽琵琶潯陽江頭

蕭語韻語存沒緊要人只索如是

時也問其所之將入吉而投田中丞我謂如此可以不窮矣昔人買駿骨千金不惜況此子久擅燕臺之譽乎舞念郭令公寇萊公乃足辦賊其手段原自不同故欲以小汪相試耳

與錢牧齋

買妾但須稍完矣便頗勝人

櫟公往北某雖留滯於南南中風景大異往昔情懷益蕭索妄意買一妾少資陶寫然倉卒難于得人不免苟且塞責空有其累寧復得佳味耶乃知苟之一法除居室外都用不着耳聞翁近得佳人故是才子

葢緣宿世精進乃能獲此秀媚以是益自咎前生脩行之不得力也兩奉手教殷殷篤摯庚桑思見老子日夜無間但盛暑遠涉重跰難進不能無待於淸秋耳近事難道不足道不如不道也

又

咄咄怪事瑋爲眠食不安者月餘世議迫臨蛇蝎一器聚發狂鬪正人君子必不見螫予瞻諸公累見於前事矣然困阨之中無所不有天佑正人窮而愈明諦觀往局亦未有不獲護持而安全之者所云如國

韻絕

手恭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然國手亦巳苦矣顧翁當此際亦惟有弘以達觀付以宿因庶無往而不平耳 瑋一官無所事事而能使此身不得自由雖圖扁舟一往見翁而不得季弟家來候欲與言者可與之言也

與蔣盤初

區區雞肋職卑務簡頗與木稱昔人云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此則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在人不堪其憂弟差不改其樂耳想仁祖欲知弟近況寄此以發

以好筆所請行好事豈不可傳

一笑。

與詹月如

弟非盛寒不出實病甚不能出也。紙窗夜雪。因念號寒之衆不減啼飢。而此中冷舖擁於寒獄。昔人云此時即佛出世也。救不得。惟公等可以救得也。其嚴出一示。力禁五城。自此日起。至二月初旬止。不許各舖鋪一平民。即於所空福堂。隨就地面暫移。羣獨無告宛轉就死於水窟雪窖者以實之。則此出彼入。俱可少緩須臾之死。此不過費諸老數點墨。遂立起枯齒

而肉之矣。偶得一善。即思入告。皆體好生無已之心也。

與錢仲馭

弟事事認眞。骨體不媚。眞勢力。假聲氣。全不爲動。一肚不合時宜。必不爲世所容。獨兄愛此古董。摩挲之不置。所謂一人知已。死不恨矣。

與友人

知杜門窮經。不敢相擾。絕利一源。用師百倍。弟且從壁上賀戰勝於鉅鹿也。

復卓去病

相別凡幾易裘葛矣心衰貌敗已非故吾老冉冉其將至懼脩名之不立如翁五經紛綸幾奪大春之席叔孫穆子所稱不朽翁已身有之矣然至精之器非羣粗所接 弟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粗知雅曲諸書決不可不令 弟盡讀之也南銓如退院僧日爆折脚鐺罋鎚米飯耳酒貲三金奉致此懶而殘之所餘也知已可無以官物見餉爲憂耳

結隣集卷之三終

